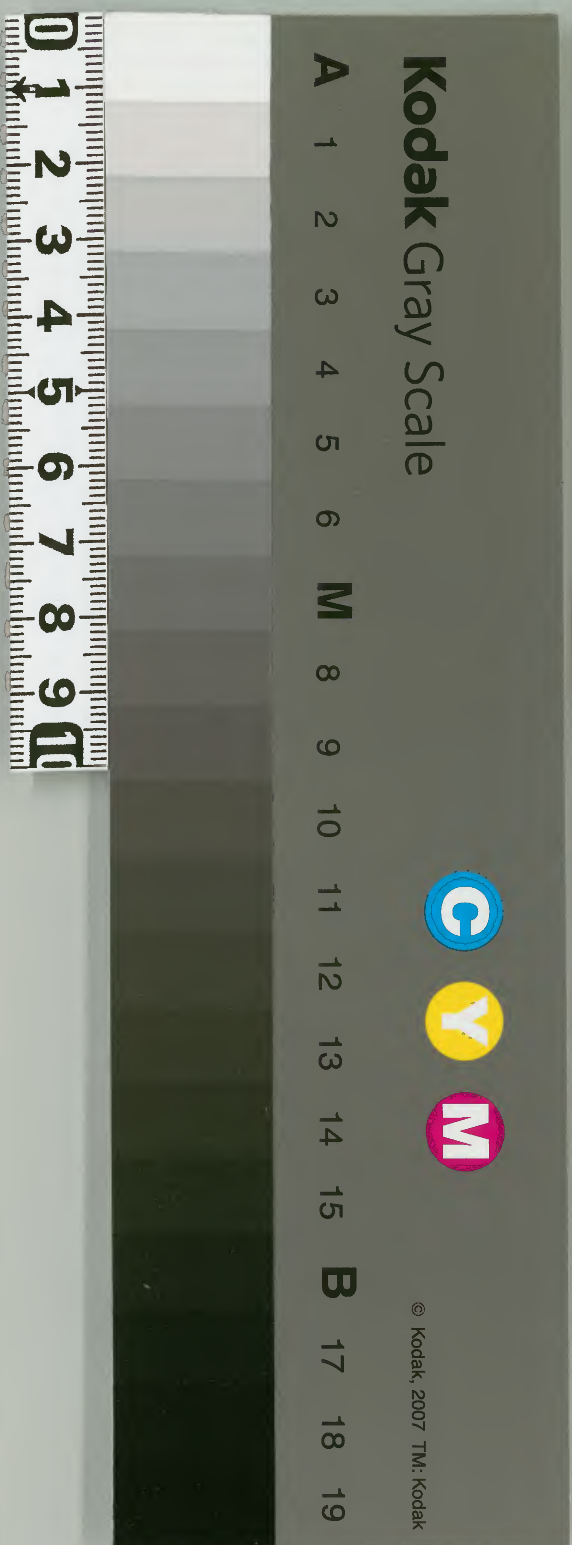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卷六

卷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8)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八

淺草文庫

書

問答

一本作

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未五月十三日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學之功交相為助政
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濟一篇
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
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皐
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
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明致
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結忌所以獨

孤立隋為澄熹嘗論之以為妬忌之禍固足以
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羨未足以建極興邦也
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
令宵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
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
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
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
心處也

答呂子約 丁未七月二日

示喻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

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覺得此般偏旁寄
搭議論無光明正入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
輒爾獻疑而今雖承讓論之悉竟亦不能深曉
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辟楚出祝融魏出
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
後耶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評錄論劉壯輿字畫
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
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公謹之言不記云何泉喻
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耶

答呂子約

九月十三日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
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人誠是太涉支離蓋無
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寧喻拈出劉康公語
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語頭恐亦是義理太多
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正詩說久已成書無人
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
故自度其說未易公而不可耳謂變風止乎禮
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
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着心次着肚高着眼方
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辭

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
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
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理穿
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
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
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
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
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
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
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

正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日
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
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
得目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
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
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
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

此極論廢幾或有判決之功今又失此幾會極
令人悵恨也訓導後主若說得是當極有可
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
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
處也

答呂子約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
熟乃為有益若只似目前大食長啜貪多務速
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
於前矣然既生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

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
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尚說蔓衍太多此
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
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
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
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
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
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

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
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
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
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
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
何暇爲凜分疎且採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
事若舍却自己又採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
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閑看其論某人但
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
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

太多不得三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著
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揅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
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
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
處未免多著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
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
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
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
而在踈遠爲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
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

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
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
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
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
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庶人祭禮都無一字豈
脫漏耶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
多便欲送書坊鏤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
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簿之命此亦可
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又恐釋奠祭器等文
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

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
台州又有一師却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
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
此却好一負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冗耳
十第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
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
如偏執闊疎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
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爲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
不生材於今日耶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痛
箴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

子細商量甚恨前此匆匆不能甚款也其可喜
處却是簡潔而不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沈
靜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
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已之官同父爲況如何
頗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箴之此却
是箇改過遷善底時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爲者
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亦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
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

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握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翾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焉焉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

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虚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校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

種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
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
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
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
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
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
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羨出淨陀若之章觀之
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
無虚心之弊反為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
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

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
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
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
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
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
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
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
曰入定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

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
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刀處程子謂這箇
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
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
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
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之間認取者認乎
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
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故舍甚則
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

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
話蓋心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
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
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
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
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
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
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
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此放心求心之問在
其翫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
欲求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
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
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續密便是用功處未
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
廣狹淺深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真
妄容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
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
非放者今猶覺其為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

猶覺其尚遠近者遺書說修辭立其誠乃是
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去
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翫縷散漫自覺用
力雖未能敏勇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
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然其間
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為抑遏掩
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
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

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為主然浮念忽
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
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
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
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難論蓋適有所
下元初所思却致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消
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至一功夫未至不能
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
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

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
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
溫公爲中所亂矣

誨論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
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
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
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
無剝初無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
有鶻突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
著書立言必有不容已者如鳶飛魚躍子思

雖以上下察為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再拈掇出來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既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為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為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為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天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

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

怎養生此語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助而養而無害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助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已分上實自體認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望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來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

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
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
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某自
顧渙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
夫淺薄容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
敢不常有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
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
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
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

西字疑
字之訛

者善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絕類離群
以寂滅為樂反指天地之心為幻妄將四端
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則要於
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喚不有止
靜而無靜則喚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
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蓋元如是
因此靜存動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
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
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

未行六十四

卷之六

則敬義來持此心不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論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

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

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

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

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

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

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

求則聖賢之指得矣某深惟訓誨真可謂直

截指示雖非某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

默會此意第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

不詳陳之某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會心處

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

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指精義

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

歸之因循鶻突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稍

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

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於心反復讀之其
於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判空蕩蕩田地然於
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各
見所說著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
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二
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
相應始能善思通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
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胸山然虛心平氣
得其自見有恁要掃去他亦不得苟要掃去
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

唐本上
待作待

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為不
可廢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
者却不在於象上直是要入得其辭以通其
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
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
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
乾坤為易知諸卦為難知今學之不求諸
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
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侷於詞在其

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
不以象占而傳然其所謂自蔡而下其
學不傳者果何所指耶雖所見如此然先
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
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為先若不
得本文之意即是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
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
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是其有得也此皆過
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

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
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
也某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
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
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
情也以公名仁時近仁耳亦難指公為仁
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為明
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
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

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
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
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者南軒先
生復卦贊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
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
所基脈絡流通及近來玉山所刻先生講
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
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脈分
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
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

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求惻隱之心便說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
非義無辭讓之心非智無是非之心非智
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以示人餘三端更
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
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此之心萬物之元
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宜也而利貞則是章
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
存爾如溝渠窒塞故水不流去其窒塞則

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之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呂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安為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

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所謂王乃在中亦無交况又平居無事之時也涉讀書最忌如此之變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

曲爲之說而彊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
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
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頤以有所知覺
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頤虛心靜
慮方始見得苦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
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
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

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
膠葛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
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
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
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
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
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
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是配
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
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

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
有益故公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
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
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
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
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
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
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
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
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

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
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
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心惟只管要
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
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
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
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
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
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
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

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
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
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
今旣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
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
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
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
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
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

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
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
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
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
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
氣則其體有不充而設然耳此其實主向背條
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
滯之說以亂其胃次則虛心正氣而讀之無不
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三乎身者也道義
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

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
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以為
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
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
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流中人多不若果如此
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
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
為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
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
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

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
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
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
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
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
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
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
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
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
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習中明快洒落其

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
又况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
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
不亦自相矛盾之甚耶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
為器積土成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
喻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
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
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
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有墮於二物之
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

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才熟翻弄乃
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
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而指其
曰無是餒也定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裏相發其
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為血氣而其
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為之
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為紛擾今亦不暇悉
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
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
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已分上明理致知為
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蓋其言之得失
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况自家身心
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

孟子卷之四 第十四

暇教他人之溺乎但行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
當爲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
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謂
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耶竊恐
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
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今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
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
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
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踈闊子約非之是也然
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
剖析而別引程子冲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
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
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
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
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彊
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
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
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
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

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示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

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如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

天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
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祇可言達道耳於論
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
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
至者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
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
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
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

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其處乃只如此亦
無惟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
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
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
方說得之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
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為行便似來喻訓學為義理之蘊一
般一則以所能為能一則以能為所能也

佛書有能
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
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之謂學
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可能此不可亂也此等

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龐注豈能及其
深微之奧耶

答呂子約下論語雜論同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
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
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
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
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
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拄得此數句起否學者

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
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
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摯之談而
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至使是自家只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於他處也

以史遷能欺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
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
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
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

求仁得仁者相反其愧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者
信於孔子之言耶

謂遷言云孫洪以儒顯為譏洪之不足為儒不
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
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
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
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
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甘所長以為無一不合

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
夫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
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准見偏識淺去取
差謬為明眼人所笑亦至
犯子惡苗碩之戒大為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論語

一本復下無有字外下無則字

學之為言蓋指義理之蘊至於感字而復有
講習相滋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
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
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不在彼者尹氏學在
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
重章更有說感字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
且程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
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
道之門未湏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
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
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
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爲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
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
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爲得其

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
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
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湏認正
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冗只好做時文

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可緩哉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究義理之蘊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蘊也因此語爲子夏之言而遂致疑於其間

以子夏之言爲不如孔子亦未爲貶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虚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上著一究字此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所說却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

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踈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寫摹刻尹和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

事也今日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躡等

朱示所擬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

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談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

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

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為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不睹不聞為已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

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

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

說必謹其獨耶尚書有如此說煩絮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

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說得

愈更之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

為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

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

在曾中於已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

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
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
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
本再看將此兩節虚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
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
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
爲一等時節

所圈出思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
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

再請舊本來看字細剖析奉報偶復尋得舊本
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
漏此一節耶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踈略又
安能得其精微之意耶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
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
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
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云云再看
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
是直看得老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乎

看過若看得過重以爲無所聞無所見則誠
近於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平看重看不知如何分
別更請子細說

謂未有聞未有見無未發所謂沖漠無朕萬
象森然已具不知衆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
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
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
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

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湏知上四句分別中和
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
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天處而唯聖人爲
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
種神請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
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
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
當云貌曰偃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
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
一枚癡獸同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

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

只管哀樂時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

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

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為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為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為

已發為未發耶

前日所稟未嘗敢以已發為無太極也而又

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為未發

未嘗以已發為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

四象八卦難以為六發何耶

易之無思無為比未發猶是以心為言於性

之體段已是猶欠拈出

以無思無為為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

是一物耶兩物耶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

餒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餒

矣
孟子兩言其為氣也云云即當以氣字為主而
以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為客方是文意今却硬
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為主而氣為客又將熹說
亦添入一采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
之顛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
且依此意接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
勢排闥教成行道有歸著直候將來見得舊說
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為
愈也

答呂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
為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
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
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
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
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
不及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
原勉彊實履又聞子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
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

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本欲俟德
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使至道夫處且先
附此奉報心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
也大抵學道有三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
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
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
不肯如此見人說者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
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此如小兒迷
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
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

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
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
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

後番一本作一番

答呂子約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
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六抵為學只是博
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
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
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
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

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
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
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
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
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於
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其於心
而接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凡此之類皆
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
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
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

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
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
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
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
來相礙因是知得尚未屬已
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
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是則只是想
象搏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

云云

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

者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爲始以何爲
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蘊則曰太極本無極
云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
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端獨終歸於道獨者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
流行過于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汨沒了正意兼所引
亦有不相似者上問了無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
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
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
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
之心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成之男下也
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雖
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
復動也云云學者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
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
太極之蘊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
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於根莖也觀諸草

不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莖膏潤苞茅
潜萌是迺終而復始蓋情性然也有以明乾
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
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
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
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無干涉性情之
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
大群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

觀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
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
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
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云云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

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
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
充塞無所拘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
一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

氣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道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再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義道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爲主者苟或虧失則便枵然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自反而縮是不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爲親踈請試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爲之助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爲助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此是胷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以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是理之說於此最親切蓋私乎此身則莫

知主乎此身者爲何如其生其死真有同於
醉夢矣云云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
死可矣之意小程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
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
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
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
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
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日月寒暑屈伸往來
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

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
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
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迺親
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
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
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
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
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
考之固爲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
而未必得其總腦也某據所曉者吐露以求

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縕也繼之者善物與無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乎氣稟矣遺書言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

稟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無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

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爲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爲親切若祇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之

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今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袞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

後只一向著力換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
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
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
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
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於歐集考訂益精亦不
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
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黃
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
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
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即不

相奈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
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
聚見伯恭舊徒無及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
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十二日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
於此不爲不以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
比觀所講與宗書自敘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
緒太多所以曾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
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

一言辭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
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暮程遙無所
歸宿也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八

考異

答呂子約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數學數一作教

來喻拈出劉康公語出一本作定

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字一本作宗

萬象下一本有之字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云不識四到時節不識

一本作不為疑獸罔兩漢一本作癡獸人

所喻博文約禮云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

下一本有已字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九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
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
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諭變化氣質
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
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
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
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學不思
作通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
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
先生愚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
氣運行互為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
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
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
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漏於
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
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

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
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
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入
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
陰沍蔽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
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
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
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
已發識其未發克已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

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
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
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
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
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
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
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
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宵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
驟革莫右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
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會子亦泊然委順
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
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
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
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
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會子會子亦安

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
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
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
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
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
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
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
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
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
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

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
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
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
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
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
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
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
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
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
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

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
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
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
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
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
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
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

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
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
極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爲本而明道言
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
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
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

五

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
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為極本窮
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
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直二五之精既言無極
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
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
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
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

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
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
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
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
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
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
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
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

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

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詁解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煩詳說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

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群

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敘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此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元占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政和初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因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見其爲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台

卷之九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
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
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
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
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
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
位居考之東詳七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
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舊杭亦多舛誤孝子
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
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

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
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
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
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
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
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
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

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
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
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
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
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
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
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
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
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
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
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
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
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祇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
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
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
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恠不測皆人
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
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

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
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
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
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
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
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
以爲春而不貞二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
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

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
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
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
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
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
陰陽也念念相連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
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
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踈故嘗削
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

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

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

中庸卷下第廿二章

為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

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曰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問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問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

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

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為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

作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
虛心體認實用二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効
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
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
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
望耳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後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
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
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相

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
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復以復此然後可
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
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
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
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而
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
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龜勉周
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
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

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的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變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

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揚之意似皆以爲觀
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
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
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
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
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
耳天地閉爲不怨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
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
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
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

穿鑿故不會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
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
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
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

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己酉閏五月十八日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唐仲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

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頃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

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
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
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將它就此得些滋味趣
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
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
於此留意不須鑄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
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
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

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
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
治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
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
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
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
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
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在致知上做
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
矣意識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日主於心
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
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
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摩畫分踈
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
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
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

以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
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
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為士子者恃彊挾詐
靡所不為其可疾為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
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
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
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
彼為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

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八下無以異於
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
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
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
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
爲若不爲此則貪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
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
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
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
是時固日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

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
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以遠如何耳但惜乎此
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
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烹之罪而當世自有
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
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噶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
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
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
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
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

時里行暗昧見識乃為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上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
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
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
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
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與謗議耳若果盡
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
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
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

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山豈不知
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一得
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
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
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
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
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
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
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
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以適熹病不得朝

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
如此舍胡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僨功夫則渠已
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
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
長久入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
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
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
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

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
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
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
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
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
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
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遠人者
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
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
蓋入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

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者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誦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

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

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已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

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口問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卽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陳膚仲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為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為傷正如討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折哀樂淫

唐本折
作折

傷為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為無理是則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下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為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發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

且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

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撝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傳及便來雖不得

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而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淳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

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共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

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
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
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
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陳肩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
功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
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
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

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
只如此輕易萍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絮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
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
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
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
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
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
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
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

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
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
仁仲而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
今時流俗例為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
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
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
之辨耶釋真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
有自相牴牾處著尊犧尊象尊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
否向在南唐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
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白照本却未見有便幸

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
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踈脫舊見申明中已
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
本可校者不然即許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
當作在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
此標榜招奉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
酌耳又沉麟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為人指
笑却恠它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孤正是治國之事齊人君躬行以

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
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
爲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正天下在治其國
者也又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
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
使不得養其父三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
然不平善心爲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
處心不寧靜看書不仔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
奠禮文跡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爲戒讀
書別無法只要耐煩仔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虜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
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
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
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
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
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
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
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

璘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
中間才得一歸婦立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
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
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
非所敢當然而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
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
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徊岐路而不能得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
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
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

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
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
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
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
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它書者如
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以心定理明
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
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
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它未暇及昆仲書

蘇子瞻與程子

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勝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紛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之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胷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

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
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
所願也

答滕德粹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
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
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
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
又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
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
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
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
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矣鏡
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
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
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

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員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

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間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

曰恐
矣字

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
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鄉州絹稅近遂有蠲減
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
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
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
長上或設喻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
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
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此豈非和平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
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
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
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
亦甚當如曲禮之曰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
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舍弟璘近自太學附信歸問仁知動靜之說
蓋學中近以爲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
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

朱子語類卷之九十一

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
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
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
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
之人其情性或動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
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
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靜也然璘雖曉得如
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如
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教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

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
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
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它求也顧恐
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
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
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
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
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文計亦時會

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七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
其它事難預論幸四耳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
可以答決所疑至於為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
素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所聞者沈國
正煥袁和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劫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
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

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
度時日也

答滕德章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眾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
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
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
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
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靡辨巧
也

答滕德章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九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為書近加脩訂稍
有條理補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
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
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
語觀之可見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
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澳詩但以形容
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
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一文所歎然締速有時不足深

計且當力學脩己為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
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
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并不敢看文字恐勞
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為例
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為編得
一本然尚有不敷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第編
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
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

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
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
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
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
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
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
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
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
它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
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
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脩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
妨進脩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
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
間乃猶有誤字

如書禹貢厥音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二誤

作王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令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脩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

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

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

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

空右但以陰陽之分且

又木陽禪故次火金陰禪故次水豈以水生

木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欠又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

知何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假借也不亦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

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公之所以一定而不

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而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

土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

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

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

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

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
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
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某竊謂
以志帥氣此為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

之意如何

不可小觀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

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
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
直內為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

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
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熹常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
合義則宵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
襲取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中以性言寂感以心言言
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
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

唐本及字
下有濟字

而伊川云中所以狀性之體段之云此與在
中之義一般有某竊恐有異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
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某
竊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
得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沉問恐無所益
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
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
審比日熱暑關決有相台候萬福爲慰爲感誠
齋薦語精當真無愧詞第顧衰蹤不足爲重而
恐或反爲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
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
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
深得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間多稱之恨未
之識也

答廖季碩

比兩辱書良以爲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
咸喜脩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
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
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
以自信自守者爲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
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
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答廖季碩

熹衰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爲懷請詞得歸已
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

剛之詞三復悚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歛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上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以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九

考異

答林伯和

噫然一作噫然

答陳膚仲

今欲革之一作救之

